论麒派的声腔艺术

江西省京剧团　王甫琇

京剧的唱、念、做、打谓之四功。它与手、眼、身、发、步之“五法”融为一体，是京剧完整的基本功；也是京剧最基本的表演体系。不论生、旦、净、丑，皆须严格的掌握或打好这些基础。历来须生（老生）中各大家，论其唱，概分为“音韵派”、“气势派”两大类。前者以谭、余、马、杨、言为宗，后者则以孙、汪为主。周信芳先生早年虽窒于嗓（即所谓没有本钱），但在数十年的努力和舞台实践下，终于锻炼成一条从咬字到行腔发自丹田而与胸腔及脑后音共鸣的、兼融“音韵”与“气势”两派，又独具苍劲、柔韧、朴实且饶韵而富戏曲人物感情的唱腔。他的唱腔犹如书画名家的一幅山水画或一幅泼墨行书，即雄伟壮观，又见笔峰的深厚功力。他的唱腔结合自己的嗓音条件，唱腔重视人物的思想感情，不为西皮二黄的板腔所限制，他的唱接近语言，富于生活气息，中气足，感情饱满，真挚传神，有后劲，有余韵，耐人寻味，唱腔的旋律顿挫疾徐，操纵自如，能够随着剧情的变化而变化。真正是“歌能为感而发”，以腔传情。他认真的塑造人物，把京剧传统与舞蹈融为一体，并把唱腔和地方戏之长糅在一起，使之成为易于上口又通俗易懂，雅俗共赏的唱。

一、结合戏曲人物感情的唱

《四进士》中三公堂的一段[西皮散板]，当唱到“又见杨春与素贞”时，“贞”字的落音处加重加沉，弦外之意在于宋士杰虽然正义感人，但为了打抱不平，惹来了“边外充军”的大祸，岂不懊丧？看见堂下的杨春和杨素贞既悲又怨，宋士杰虽通文墨但毕竟不是什么大知识分子，涵养较少，下意识的弦外之音似乎在用上海话说：“蛮好勿要碰着侬，碰着侬总算我触霉头！”这话听后品味起来回味无穷。

二、扬长避短、另辟蹊径的唱

《逍遥津》一剧是高庆奎的代表作，他以高亢激越，酣畅劲拔，擅拉长腔来抒发剧中汉献帝的悲愤与哀伤；而周先生演此剧时的唱则采用古朴坚实、悲怆浑厚之法来与高平分秋色。当唱至“恨奸贼，把孤王……牙根咬碎”时，“咬”字不拖九曲十八弯的长腔，而来一个急转直下，“碎”字紧煞，即符合剧情，又独具风格。

三、气势宏伟抒发戏曲人物的喜和悲的唱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徐策跑城》和《斩经堂》了。《徐策跑城》中的一段[高拨子原板]，苍劲浑厚，铿锵有力，“湛湛青天不可欺……”载歌载舞，更可贵的是在演唱中体现出一位忠于君皇老相国内心喜和忧的复杂心情。相反，在《斩经堂》一剧中，其中一段（吹腔）就完全托出了剧中吴汉的“悲”，当唱到“迈虎步，我且把经堂进，窃听王氏讲说什么……”时带有哭音，简直催人泪下。

四、同样的“慢流水”，却能体现出剧中人物不同感情的唱

周先生擅长于唱[西皮慢流水]腔，除从唱腔中托出人物不同的感情外，而且韵味隽永，《追韩信》中一段“我主爷……”平稳大方，从容不迫，恰如相国身分。《打严嵩》中的一段“忽听万岁宣应龙……”则表现出剧中意欲参倒奸雄的急迫与愤恨之情。《描容上路》中的一段“叫一声五娘且慢行……”亦是[慢流水]，则古朴流畅，亲切感人。

五、周先生惯于在剧中一大段念白之后来一个唱用以表达剧中人物愤怒、震惊、喜悦，或哀怨的感情

在《四进士》第七场中，当宋士杰和丁旦一段对话后，忽然惊觉到饮酒把干女儿告状的事耽误了时辰后的一段“三杯酒把我的大事误了，看起来衙门中无有好人”，就是一例。又如，在《追韩信》中，萧何初见韩信时为韩的一段借古讽今的回话所震，来一段[西皮流水]“好一个聪明小韩信……”。这种与舞蹈动作相伴结合的唱，观众既感到突然，又感到美不胜收，每获满堂彩。同样是“突发性”的唱，前后剧中人身份不同，情感意境亦不同，这就是麒派唱腔的另一特色。总之，周先生的唱腔是在传统的基础上，集谭、汪、孙之长，又博采王、潘等各家之特点，加以发扬光大，有所创新而自成体系的。

周先生不仅在唱腔上有特色，在念白上也能做到出口有力，铿锵悦耳。

（1）《乌龙院》“杀惜”一场，宋江有这么一段念白：“嘿嘿！大姐，这就是你的不是了，你要写休书，我就与你写休书，你要改嫁张文远，我就让你嫁张文远，你要打手模足印，我就与你打手模足印，三件大事件件依从，你不还我的书信哪，嘿嘿！你欺人忒甚哪！”念来如水银泻地，一丝不苟，融激情、愤怒于一炉，把大量的口语用在韵白里，听起来感到格外亲切有力。

（2）《打严嵩》中第四场邹应龙有这么一段念白：“这叫作指东而骂西，指黑而骂白，指的是老太师，我骂的是常宝童。我骂上气来我好打。怎么，小官刚刚骂了一句，老太师就这样的动怒，若是打了老太师，那还了得！哎哟哟，那时节小官我就吃罪不起了。（下用京白）这么办，您另请高明！”念得既快，又字字清晰，且带诙谐，而且能分出虚、实、动、静，托出了麒派念白又一特点，周先生晚年嗓音转好，更是刚柔并济，运用自如，而且不论唱还是念，又多了一个“俏”字，成为一套完整的麒派声腔艺术体系。

最后，我想引用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生前以“独具魅力的麒老牌为题的一篇著文，他这样评价麒老牌的艺术，我觉得他好像石涛的山水，浑厚而质朴，并且雅俗共赏。听他的戏刚健劲道，余味不尽。老少咸宜，各取所需，北方人说他唱得带劲，南方人说他演得过瘾……”正因为他的表演艺术不断精熟，才能使他的麒派艺术在众家的老生行当流派中别开生面，独树一帜，并由于麒派艺术的不断发展，又使海派京剧艺术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万方数据